

名家美文集

何建明

著

作家出版社

不爱你不行



不爱你



不行



何建明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爱你不行 / 何建明著. —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5. 9
(名家美文集)

ISBN 978-7-5063-8297-7

I. ①不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18839 号

不爱你不行

作 者: 何建明

策 划 人: 罗 英

责任编辑: 张 平

装帧设计: 薛冰焰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i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i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市玖仁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30×185

字 数: 192 千

印 张: 12

版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297-7

定 价: 35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第一篇 亲情与友情 / 1

父亲的体温冰碎了我 / 3

母亲，永远的“铁姑娘” / 13

王蒙——永远的大青年 / 22

“好婆”杨绛今年一百零三岁 / 26

谢晋的最后一个遗憾 / 32

带着文学人的尊严而走，壮丽！ / 46

劳动人民的孩子不怕劳动 / 54

关于作家叶梅 / 66

恩师如父 / 70

用文学祭奠逝去的灵魂 / 82

我们是兄弟 / 90

不可能再有这样的大导演 / 99

难忘战友情 / 108

亲人不哭，而我热泪盈眶…… / 114

第二篇 文学感悟 / 119

文学在于激情 / 121

爱得彻底，恨得干净！ / 124

- 我的“文学春节”/126
- 毛泽东的“文化梦想”/134
- 刻骨铭心的记忆/148
- 创作的源泉依靠人民/154
- 感知文学的光芒、热度与精彩/156
- 中海油人的历史性贡献/170
- 人民永驻我心头/175
- 文道独行必大侠/179
- 作家应理直气壮地做时代进步的推动者/182
- 三十年正年轻/189
- 让我们以文学的名义致敬文学编辑/194
- 热贴莫言，不如远离莫言/199
- 作家要把自己修炼成高尚和高贵的人/203

第三篇 生活漫步/209

- 见得今日“洋苏州”/211
- 故乡水韵/217
- 穷人的孩子上大学难/223
- 用心感受多彩生活——寄语“90后”/227
- 重上井冈山/230
- 玉树，你牵着我的心……/237
- “死亡之海”的生命礼赞/242

温州人的成长记忆 / 264

手机阅读的梦想 / 271

佛驻灵山 / 274

陕北安塞“好汉坡” / 277

视别人为弱者其实是弱者的表现 / 283

普希金为什么不到中国来 / 292

第四篇 评论与序言 / 303

石油人的史诗 / 305

关于黄金和黄金人的传奇 / 309

张国领注定是诗人 / 315

令人入迷的故乡吟 / 322

读出哲人的诗情画意 / 326

用文学表达我们对海疆的情感 / 330

谈报告文学创作的难度 / 335

关于你的名字——《西部神话》序 / 340

《红色圣地上的呼啸声》序 / 354

贵在心境——《浩然龙年风》跋 / 358

《十三亿人乐了》序 / 363

最接地气的地方和你…… / 368

第一篇

亲情与友情

父亲的体温冰碎了我的心

男人之间的爱与恨，莫过于父子之间；父子之间的爱与恨，其实是同一词、同一种感情——透心痛骨的爱！我与父亲之间的感情就是这样。

在我童年、少年甚至是青年时代，有时觉得父亲是世界上最让我恨的人。

第一次恨父亲，是我童年的第一个记忆：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正值自然灾害的年份。我刚刚懂事，却被饥饿折磨得整天哭闹。有一次，因为食堂的大师傅偷偷给了我一块山芋吃

(北方人常叫它红薯)，当干部的父亲见后便狠狠地将我手中的山芋摔在地上，说我是“贪吃囡”。为此他在“三级干部会议”上作自我检讨。因为年幼，那时我并不懂得父亲绝情的背后是多么彻底的廉政。

第二次记恨父亲，是因为我家宅前有棵枣树，结的果子特别甜。每年枣熟的时候，总有人前来袭击枣树，摘走一颗颗又甜又脆的大红枣，我为此怒火冲冲。有一天，邻居的一位比我小一岁的男孩子在偷袭枣树的时候，被我抓到了，为了夺回枣果，我与他大打出手。不料被父亲发现，他竟然不训斥“偷枣”人，而是操起一根很粗的竹竿将我的腿肚子打得铁青，并说：“你比人家大，凭什么跟人家打架？”我无法理解他的逻辑，于是瞪着一双永远记仇的眼睛，在心底恨透了父亲。

第三次记恨父亲时，我已经二十多岁了，并在部队扛枪保卫边疆多年。记得那是第一次回家探亲，本来，多年不见，家人很是兴奋和开心。哪知，到了晚上，父亲瓮声瓮气地瞪着眼睛冲我说：“人家比你读书少的人都提干了，你为啥没有？”这、这……我气极了！本来我对几个专门靠拍首长马屁的老乡提升就很想不通，父亲这么一说简直像针扎在我心尖儿上。

此后，我对父亲的恨有增无减，并发誓要做个有头有脸的人。后来我终于也算混出个人样了，在部队提了干部，又成了

一名记者、一名作家，再后来在京城也常常被人在身份之前冠以“著名”两字。但与父亲的“账”一直没有算清——因为以后每次我回老家探亲时，父亲的脸上总是笑眯眯的，与他年轻时相比像换了一个人似的。我有点纳闷儿，父亲变了性格？还是真的老了？但我一直没有细细去想，就在这忙碌中度过了一年又一年……

在前年年末的一天，姐姐和妹妹相继打电话来，说父亲肺部长了一个肿块，而且是恶性的。一向对父亲满怀“恨意”的我，那一刻心猛地颤抖起来：怎么可能？！当我火速赶到上海的医院时，父亲见我后眼圈红了一下，但即刻便转为笑呵呵的，且扬起他那明显瘦弱的臂膀对我说：“你看我不是还很有劲嘛！哪有啥病！”我尴尬地朝他笑笑，转过头去时，不禁泪水纵横……

爸爸啊，你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日子吗？几分钟前医生告诉我，说父亲最多还有半年时间……太残酷了！无法接受的残酷——一个好端端的人，一个才过七十岁的人，怎么说没就马上会没呢？

陪床的那十天，是我成人后的三十多年里，第一次全天候与父亲在一起，白天除了挂掉瓶就是挂掉瓶。于是，父子之间有了从未有过的漫长的交谈……

为了分散父亲对病情的恐惧，我时不时地提起以往对他的“记仇”。父亲听后常笑得合不上嘴：“你光记得我对你不好的事，就没有记过我对你好的时候？”

“还真没有。”我有意逗他。

“没良心！”父亲笑着冲我说。然后仰面躺在床头长叹起来，仿佛一下回到了他久远的记忆之中——

“……你刚出生那几年，我每年都带着民兵连在几个水利工程上干活，那个时候一干就是十几个钟头，大跃进嘛！干活干死人的事也有，我的病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（父亲到闭目的最后时刻，仍坚持认为自己的绝症是当年拼命干活受潮引起的）。你小时候几乎天天尿床，记得你当兵前还尿湿过床吗？”

我点点头，脸红了。

父亲问：“你小时候因为这，挨过我不少打，这你没有记过我仇？”

我摇摇头，说：“这事我一点不怪你，是我理亏。”

父亲摇摇头：“开始你一尿床我就打你，后来知道这也是一种病，就不怎么打你了。不过你尿得也玄乎……”

父子俩对笑起来。如今七尺男儿的我为小时候的毛病羞愧不已。对这事我记忆太深刻了，母亲不知想过多少办法，其中不乏晚上不让我喝稀吃粥之类的招数，可我只要一进入梦乡，

就总会做那些跟小伙伴们穷玩傻玩的游戏，然后又累得个死活。那光景里又急得找地方尿尿，最后一着急，就随便找个地方痛痛快快地尿了——等身子感觉热乎乎时，便已晚矣：床被又让我尿了个通湿……

父亲在病榻上侧过头，问：“还记得你尿床后我给你做啥吗？”

我忙点头：“知道，每回你把我拉到被窝里，用你的体温暖和我……”

父亲又一次长叹：“算你还记得！”

当然记得！我忙说：“爸，还有一次我印象特深。那年你成‘走资派’后，我正好放寒假，我们俩分在一个班次里摇船到上海运污水。半途上，跟上海人打架，我们的船被人家撞破后漏水，结果舱里全湿了，晚上没地方睡，最后是你上岸到地头抱了一捆稻草，让我光着身子贴着你睡的……”

“唉，那个时候也难为你了，才十五六岁，要干一个壮劳动力的活。”父亲扭过头，闭上双目，似乎在责备自己因“走资派”而害了他的儿子。

其实，现在想来也没什么，我记得那一夜自己睡得特别香，因为爸的体温真暖和……我沉浸在少年时代的那一幕，虽然有些悲情，却充满温暖的往事之中。

突然，在我少许转过头向父亲的病榻看去时，见他的眼角边正流淌着一串泪水，便不由急叫：“爸，你怎么啦？”

父亲没有张嘴，只是闭目摇头，许久才说：“为啥现在我的身子一点也不热乎了呢？”

“是吗？”我赶忙跃上父亲的病榻，用手摸摸他的身体，“挺热的，而且发烫呢！”

“不，我冷……”父亲突然像失足掉入深渊似的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于是我只好紧张地顺势身贴身地挨着他……我马上意识到，父亲的内心在恐惧死亡……“没事没事，治两个疗程就大体好了。”我找不到更合适的话语来安慰他，只好说着这样的假话。而且之后的几个月内，无论在父亲身边还是在远方的电话里，我都对他说这样的假话。

我注意到，父亲的体温始终是发烫的、烫得厉害——那是可恶病魔在无情而放肆地袭击和摧残着他日益干枯的躯体。

之后的几个月里，我多次从京城返回老家看望被死神一步步拉走的父亲。我依然注意到父亲的体温一直在上升，有时我甚至感觉他的肌体是一个燃烧的火球——烧得父亲不能着床，如今每每想起他生前那钻心刺骨的疼痛情景，我依旧胆战……

去年国庆前夕，父亲的病情急剧恶化，开始是每小时吸一次氧，后来根本就不能离氧气了。最后，我和母亲不得不决定

再次将他送进医院。这个国庆长假，是我与父亲诀别的最后日子，也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天。以前听人说那些患肺癌者最后都是痛死的，我有些不信，但经历了父亲的病情后，我才真正感受到那些可恶的肺癌，真的太可恶、太恐怖了——它能把世界上所有的疼痛聚集在一起并最终摧毁一个人的生命。

患此病的父亲太可怜。他一边艰难地大口大口地吸着氧，一边则要忍受着全身如蛇啃噬的疼痛。我和家人守在他的病榻头，无可奈何。我想帮助他翻身，可刚手触其肤，父亲便会大声叫疼……躺着的他又不能着床，着床片刻的他既不得翻身，又不能动弹，一翻身筋骨皮肉更疼。我想用手轻轻地扶起他靠在软垫上躺一会儿，可父亲说那软垫太硬——他的骨架已经被病魔噬空和噬酥了。

“来，靠在我背上吧！”看着父亲这也不是那也不行的痛苦，我拭着泪水，突然想出了一招——与父亲背对背地蜷曲在床头，让他在靠我的背上歇着……

“怎么样？这样行吗？”我低着头、将身子蜷曲成四十五度左右，轻轻地问父亲。父亲没有回话。一旁的妈轻轻告诉我：他睡着了。

真是奇迹！多少天又叫又喊的父亲，竟然会靠在儿子的背上酣睡了！我的泪水又一次淌湿了胸襟。

十分钟、二十分钟……一小时、两小时……先是我的双脚麻了，再是我的腰麻了，后来是全身都麻了。但我感到无比幸福，因为这是我唯一能给父亲做的一点点事了。那段时间里，我感受到了父亲那么熟悉和温暖的体温，同时我又深感神圣——我意识到在我们爷儿俩背对背贴着的时候，是我们何氏家族两代人的生命在进行最后的传承……

那是热血在从一个人的身上传流到另一个人身上，从上一代人传承到下一代人血脉里……那是一种精气的传承，一种性格的传承，一种文化的传承，一种魂魄的传承，一种世界上无法比拟和割舍的父子之情的传承！

作为儿子，我觉得即使永远地以这种姿势陪伴父亲，也便是一种必需的责任，一种必需的义务，一种必需的良心，一种必需的品质，一种必需的人性，一种父与子之间才能够有的情！

与父亲背贴背的感觉真好！

它使我真切地感到了什么叫儿子，感到了为什么父母都希望有个儿子，同样也感到了父子之间传宗接代的全部规程……

啊，父亲，儿子真幸福，能如此长久地感受父亲的体温，尽管它那么微弱，但那是自己父亲的生命体温！因为这熟悉的体温，曾经让我摆脱过恐惧，曾经让我摆脱过尴尬，曾经让我

在屈耻和徘徊中增加勇气，迅速成长，直至也可以撑起一片世界！

“你累了，下来歇一会儿。”父亲重新躺下时竟然脸上露出一丝极其满足的笑意对我说。

我伸伸胳膊，伸伸腿，浑身有些酸疼，但嘴里说着“没事”。

这天中午，许多年没有见面的几位战友邀我去吃饭。我本不想离开父亲，但他劝我走，说你们一起当兵多年，分别后又难得一聚，应该去。

约两个小时后我重新回到医院时，推开病房的那一瞬，我一下惊呆了：父亲的病榻头，瘦小干枯的母亲竟然学着我的样子，也蜷曲在床头，与父亲背靠着背……看着两位相依为命的老人，尤其是七十有三的老母亲那蜷曲下垂的身影，作为独生子的我当时不知有多么心疼……我一边擦着泪，一边赶紧上床替下母亲。

当我与父亲重新背靠背的时候，只听身后的父亲舒坦地叹了一口气：“还是你的背宽……”

泪水再一次模糊了我的双眼。父亲呵，除此之外，儿还能为你做什么呢？

国庆长假结束，单位要我回京。无奈须向父亲告别，我意